



源於奧運 李漢源

「亞運會」會延期嗎？

今年亞運會原定於9月10日就會在中國杭州開幕，但日前卻有消息傳出可能因新冠疫情關係會延期舉行，這可能因為杭州在上海附近，而上海目前疫情較嚴重，因此傳媒便有這個揣測，現階段大會尚未有正式公布，所以也不知是否延期，唯有靜待事情發展；回頭看北京冬季奧運剛在兩個月前完結，疫情之下閉環式管理，各方稱讚舉辦得相當成功，因此其實杭州亞運也應該可以參考並以閉環式舉行，加上選手村及傳媒村是獨立小社區，本來就方便管理，唯一與北京相異則是亞運的參與運動員估計比北京冬季奧運多兩倍，人數超過一萬名，可能大會要在這方面多考慮。然而大會仍未正式宣布延期，我們還是積極準備等待亞運的來臨，希望5個月之後，疫情應該會退卻。

原本覺得香港運動員在東京奧運奪得破紀錄成績，勇奪6面獎牌，今次亞運會香港各電視台應該會爭奪亞運播映權，但好像業界仍未有什麼反應，而杭州亞運理事會原定4月中出版權標書，5月中可公布香港區版權結果，但亞組委內部現稱會延遲發出招標書，一有消息也會盡快公布。其實不只香港電視版權結果遲，整個亞洲區這次也很「遲」，目前只得4、5個國家或地區實地轉播版權，國際版權由一間日本公司代理銷售，但日本電視版權卻也一樣未落實，即亞

洲區20多個國家或地區也未購買版權，如此情況相信是受全球疫情關係影響，各地方電視台考慮自身經濟情況而未決定是否作此投資，說到底最終就是版權費高低問題。

亞洲運動會是地區運動會，價值很難跟奧運比較，加上部分國家或地區會派出年輕運動員參賽，以訓練一班年輕選手及備戰下一屆奧運會，也就少了運動明星效應。過往亞運會，香港電視台轉播收視並不高，加上同一年有世界盃決賽周舉行，電視台會把資源放在世界盃身上，而廣告商也願意放廣告於世界盃節目多於亞運節目，所以轉播亞運過去一定虧本。去年東京奧運轉播成功，一方面是香港運動員表現輝煌，另一方面是所有香港電視台一同轉播奧運，可以說市民觀眾「被迫」睇奧運。

香港電視觀眾體育文化並不是很強，除了收看一些體育明星比賽外，觀眾會寧願收看其他電視節目，要培養香港觀眾對體育重視，需要各方配合，包括學校對體育課堂重視、家長不反對參與體育活動、社會加強對體育文化的認同等，例如一些北美洲及歐洲國家或地區每逢周末，由早到晚都有體育項目舉行，觀眾會到現場觀看，又或者在電視機旁邊收看體育頻道直播項目，外國電視體育頻道可賺大錢，奈何香港體育頻道則虧大本。長遠而言，也只好期望香港能建立更好的體育文化，才能令體育界可以蓬勃發展。



方寸不亂 方芳

守護之冊

政府派發檢測包予60歲以上長者，是大好事。一般長者不會花錢去買，認為沒有病徵使用快速檢測包是奢侈，如今政府免費派發，可以令老人家免卻後顧之憂，有利長者群組抗疫。

本來是大好事，但派發頭兩天卻出亂子。家族中的獨居姑母，幾天後才往取，理由很搞笑，就是怕被「上電視」。果然，派發第一天，不少老人家往取落空，氣鼓鼓的被訪問攝入了鏡頭。

連長者都估計得到的亂子，怎麼派發物資的部門，沒有估計得到？

醒日姑母告知，她不少同齡朋友，第一天就跑去櫃檯去熟的長者健康中心取檢測包，會員和非會員都擠在一起排隊，檢測包很快就派完了，老人家為此不堪折騰。

問題就出在受惠年齡上，65歲以上長者大多數都是衛生署長者健康中心會員，60歲較年輕，未有條件成為會員，但有資格受惠免費檢測包，派發點沒有把會員和非會員分流，更沒有地區限制，60歲在職人士，工作點在哪裏，就到哪裏取，沒有派發分流機制，個別派發點塞爆。「一刀切」不用分流，表面似是方便非會員，可能是更加混亂了全部長者。

姑母到華富邨的南區長者中心領取了檢測包外，她告知大豐收，還獲贈了一本小冊子，應對疫情有了個底。

這本由「香港印藝學會」義務編印的「抗疫小冊子」，有圖案、圖表、文字解說，更有熱線電話，內容分有多個人性化的篇章，包括「識別病徵」、「如何預防」、「解釋看門口藥」、「指導檢測途徑」、「政府認可快速檢測包名單」、「確診後怎樣走程序」、「怎樣照顧確診幼嬰病童」、「尚待入院及居家隔離在家怎樣做」、「中醫和西醫遙距診症的途徑」、「顯示感染病症患者的發病和康復日程」等等，顯淺易懂，非常實用，對老人家來說，是「救助之冊」，對一般家庭而言，亦是「守護之冊」，值得收藏。

疫情下社區義工團體分別作出不同的貢獻，值得稱讚。



七嘴八舌 小臻

祈求不再爆發世界大戰

「60後」一代人對「00後」的年輕人來講可能已經是老鬼了，但「50後」、「60後」這

兩代中國人可以講是經歷最豐盛的人生，從艱苦奮鬥的歲月到社會急速發展，推動你拚搏到享受繁榮富強的成果，國家強大沒有戰爭（暫時），聽一班朋友、「60後」香港人聊天都說自己真的好多彩，成長在香港最好的黃金年代，當然亦經歷過亞洲金融風暴、沙士（SARS）、令香港最不穩定的2019年「黑暴」事件、2020年開始爆發的全球新冠肺炎，真的最好最壞都經歷了，這真的很豐富。本來還要加句幸運地未有似父輩經歷二次大戰日本侵華戰爭，沒受戰火蹂躪，父輩經歷香港淪陷，真金白銀港幣被迫換成日本軍票，日本投降使這些血汗錢最終成廢紙，至今有人家中仍有日本軍票。

所以真的不希望要經歷戰爭，可是近日已經有人擔心怕要經歷第三次世界大戰。

因為俄烏衝突爆發，歐美外媒將烏克蘭塑造成弱者被欺負，美國趁勢發動歐盟對俄羅斯無差別制裁，對烏克蘭支援軍事武器，據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自己都說了，戰爭開始至今美國向烏克蘭提供的34億美元軍事援助，前兩天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汀向澤連斯基通報了新一批價值逾3.22億美元的對烏軍事援助，將盡一切可能繼續支持烏克蘭，這表明是未想戰爭停止。奧斯汀竟公開說：「美國希望看到一個被削弱的俄羅斯。」毫不掩飾美國醜陋的面目。就

連BBC的外交事務記者都看不過眼，指幫助烏克蘭抵抗俄羅斯侵略是一回事，削弱俄羅斯的國力則是另一回事。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外國不運武器到烏克蘭，戲子沒有靠山了，戰爭肯定盡快結束。原來主導今次戰爭的停戰與否其實是美國。若歐美將俄羅斯迫到埋牆角，俄羅斯以一敵數十班朋友，「60後」香港人聊天都說自己真的好多彩，成長在香港最好的黃金年代，當然亦經歷過亞洲金融風暴、沙士（SARS）、令香港最不穩定的2019年「黑暴」事件、2020年開始爆發的全球新冠肺炎，真的最好最壞都經歷了，這真的很豐富。本來還要加句幸運地未有似父輩經歷二次大戰日本侵華戰爭，沒受戰火蹂躪，父輩經歷香港淪陷，真金白銀港幣被迫換成日本軍票，日本投降使這些血汗錢最終成廢紙，至今有人家中仍有日本軍票。

所以真的不希望要經歷戰爭，可是近日已經有人擔心怕要經歷第三次世界大戰。因為俄烏衝突爆發，歐美外媒將烏克蘭塑造成弱者被欺負，美國趁勢發動歐盟對俄羅斯無差別制裁，對烏克蘭支援軍事武器，據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自己都說了，戰爭開始至今美國向烏克蘭提供的34億美元軍事援助，前兩天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汀向澤連斯基通報了新一批價值逾3.22億美元的對烏軍事援助，將盡一切可能繼續支持烏克蘭，這表明是未想戰爭停止。奧斯汀竟公開說：「美國希望看到一個被削弱的俄羅斯。」毫不掩飾美國醜陋的面目。就

中華民族是個真正愛好和平的民族，講求君子動口不動手，從不侵犯別國，竟然經常面對你不犯人，人想來犯你的狀況，國家已表明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國將始終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堅定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熱點問題的斡旋者。希望中國感召世界各方攜手同心，匯聚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強大合力，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世世代代不需經歷戰爭。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洋人眼中的東方之珠

身在福中的香港人，生活慣了，香港的好處未必說得出來，可是有個立場中肯的CNN媒體記者，最近寫了一篇文章，開頭第一句就問：「How can not love Hong Kong?」一口氣就把香港的具體好處分成「十大」，網友傳來原文太長，這裏濃縮成十個標題說說，只緣身在太平山中的朋友，相信看後也難不認同。

十大之一，最令大家驚奇的，首位居然是連外國人都聽不懂的廣東話，原來粵語「乜嘢嘢嘢」的平仄九聲，白人聽來如同音樂悅耳。十大之二：是犯罪率低而破案率高。十大之三：交通系統優良，港鐵運作暢通。十大之四是1,251幢摩天大樓多至冠絕全球。十大之五是搭棚工人之傳統建築技巧驚人。十大之六薪稅低到令人羨慕。十大之七是武打電影功夫了得。十大之八是機場載客量全球最大。十大之九是食店美食滿足五湖四海食客口味。十大之十是夜生活多姿多彩。

「十大」不過是籠統說法，可能還不止十，加上體育界游泳單車的大獎和新鮮熱辣「劍神」張家朗已是十一大，此外還大有

大，就以交通方便來說，香港道路設計四通八達，巴士路線指標清晰，不趕時間短程出入時，無須依賴交通工具也可步行到達目的地，最初移民的朋友，無不讚嘆外國馬路寬廣，有了私家車可以四處環遊，事後才發覺居住外國，無車根本就寸步難行，主婦日常煮食，也得驅車東區買牛肉，西區買洋蔥，一次出門，得買備一星期食材，不似香港不同品種商店林立，貨品齊備，大可隨時烹飪即日鮮，就算近日疫情下暫時轉營「兩碗飯」外賣的食肆，也以菜式精美招客，營造另一飲食新景象，香港生意人適應環境的拚搏精神亦為任何城市所罕見。

香港氣候優得天龍愛，四季變化不大，陽光充足，雨量調和，加以水電服務供應正常，環遊過西方國家，誰不說香港好。



◆香港夜景之美早就有口皆碑。 作者供圖



百家廊 焦淑梅

永遠的小褥面

它在我的臥室，有斑斑的圖飾。它映照了我由青春到中年20多年的時光。給我溫暖，一直給，慶幸有它。卻再也看不到炒手縫製它的那個人。它是我媽的體溫我媽的眼；還有與它相關的那些人。

一塊小褥面而已。上面有各色布拼接的花，用來包裹裏面的棉花。

那是我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後。我徹底把我的課本收起，送人的送人，賣的賣，不用再苦哈哈三更燈火五更雞。我和要好的同學們風風火火騎着自行車，加斗、石門、八角地……把她們住的地方，我們縣的那些個村莊，跑了個遍。也把無憂的笑聲，張揚的青春，揮灑得淋漓盡致。

那個8月多雨。持續的雨水是農人心上的淚。我爹聽着嘩嘩嘩的雨聲，透過玻璃窗望着雨幕，神情與天幕一樣迷茫。天地一色，白天有傍晚的昏暗，傍晚有黑夜的朦朧，到了黑夜更黑，只有滿院子的泱泱雨水泛着白光。我爹對太陽渴盼的眼神熾熱得能撩起雨簾，打退雨幕。雨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或急或緩，就是沒有停下來歇口氣的意思。地裏的玉米，吃不消水浸泡，一定趴了一地——爹喃喃地說。他雙手一會兒搭胸前、一會兒背到身後、一會兒點一根紙煙抽。顯然，他在靠一系列動作，弱化他對莊稼的擔憂。沒有水上漂的輕功，他飛不到他的田裏為莊稼遮風擋雨。別說管莊稼了，面對滿天的雨，可以為他遮雨的只有一頂戴了十幾年的破草帽——家裏沒有一把雨傘，沒有！保護自己都力不從心，何況莊稼？他一定記住了那場難得一見的連陰雨，因為事隔這麼多年，我依然清晰記得那場連陰雨裏我爹的愛與哀愁。

雨天裏，我媽的頭埋在縫紉機旁，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從早到晚，不停。

剪子、針線、舊褲子、舊褂子；我的、我弟的、我妹的，長長短短、花花綠綠，攤在兩個紅漆的大躺櫃上。那些衣服就串聯起一段段的舊時光。

一件棗紅色鑲有金線、對襟盤花扣門的上衣，我媽說是她的嫁衣。婚後，拉扯孩子種地，剛那幾年捨不得穿，後來覺得自己老得太快不適合穿，就沒再穿。我初二那年身高躍到1.65米，自然就傳了她的衣，那衣穿在我身。我媽看我的眼神霞光萬丈，她一定從我的蓬勃朝氣裏看到了她的青春。可她不知道，我並不願意穿那衣，儘管九成新，樣子不難看。可畢竟是五十六年前的，和時興的款式大相逕庭！穿上我媽那件對襟盤扣衣，我彷彿一下子穿越到古代，渾身不自在。可沒辦法，因為春秋冬季漸寒，唯有罩了它，可暖我。暗紅的線縷，絲絲縷縷金線，太陽下閃閃亮亮。那件對襟衣，陪我幾年之後，繼續發餘熱，經我媽巧手裁剪、縫製，成了我小褥子面的一個一個花瓣，菱形的、三角形的，煞是好看——它光榮完成一件衣服該有的使命，又以另一種形式延展生命。我媽的一件1972年的衣服，神采奕奕地活到2022年，乃至更久。當初誰又知道它的滯留呢！衣服不知，我不知，我媽更不知。

「長大了啊，是女人了，身子下得整個小褥子，免得月事來，染床。」我媽邊手腳並用地忙乎，越過縫紉機清脆的嗚嗚嗚聲，邊衝我大喊。生怕我不知道自己是女人忘了自己是女人似的。「出門在外，一個人照顧好自己。」——我媽和天下的媽媽一樣，嘴是磨盤，叨叨叨，能把我磨死。

她種地、餵豬、養羊、養牛、養雞、養狗，勤快得讓人匪夷所思。縫紉機流行那幾年，家裏最先添置。沒人教我媽咋用，她就下力氣自己琢磨，從早到晚，從

晚到早，嗚嗚嗚、嗚嗚嗚，除了上茅廁做飯睡覺，她就是和那台縫紉機較勁，難解難分。她把舊衣服一剪一剪解構了，再合成。家裏到處是報紙剪的鞋樣、鞋墊樣、坐墊樣。她在縫紉機上弄製作鞋墊、鞋幫、褥面，變廢為寶。那一件件成品，穿在腳上，掛在門上，搭在床上，和秋收後滿院金黃的玉米棒子，和雞鳴狗吠牛哞，和早起房頂上的炊煙，和我們背書包去上學的身影……都是普通農家歡樂樂章裏的音符。

我媽每次從大姨家回來，像打劫成功，包包袋袋，手提肩扛。我真是佩服她身體爆發的強大力量和海納百川的雄心，只要大姨給，她不管我家用得上用不着，全收。於是，大姨家日常生活的氣息，從大同市礦區瀾漫到我們村我們家，有表哥和表姐不穿的舊衣服，好多好多！

表姐人好看，她的衣服也極好看。我從她淘汰給我的衣服裏，看到了時尚，開到了城市斑斕的氣息。一件中長款的紅色羽絨服，我高中整整穿了3年。因為這件獨一無二的羽絨服，整個3年的冬季，我暖洋洋，在班裏氣宇軒昂。那個年代，羽絨服很少見，多數同學穿的還是媽媽牌棉襖。羽絨服，我穿完，我妹穿。直到數年後衣邊磨毛磨爛，直到我上大學之前的那幾天，它在我媽的剪刀和縫紉機下，變成了我小褥子面的一個個蝴蝶。

時光飛逝，貧困的日子一去不返。摸着幾十年前的小褥面，內心溫暖，過往皆美好。

與時下流行的布面相比，我媽親手縫製的那個小褥面，不美，醜陋又卑微，擺在家裏任何一個地方都土氣得刺目。而我，縱有褥面萬千，姍紫嫣紅開遍，心中獨戀它。因為，自2000年我媽溘然長逝後，再也沒有人待我如她。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巧遇俄國女畫家繪香港

香港有些人常自詡為「世界公民」，有國際視野，但他們眼中的「國際」往往只是說英語的英美，頂多加上歐洲的法德或親西方的亞洲日韓，至於世界其他國家，好像都不在這地球上。

對於不同我族類的又遙遠得目所不及的俄羅斯，不但不感興趣，甚至在西方媒體的長期影響下，簡直是「魔域」。這當然有地理、文化和語言等障礙因素。但可幸，香港也有俄國文化協會，提供俄語課程，俄羅斯人或俄語社群正形成。令香港的多元文化不用一面倒。

兩年多前，我在港島南區一間酒店大堂就遇上位俄羅斯新生代女畫家安娜·薩連科(Anna Salenko)，她的最新畫作正在酒店大堂展出，而且，都是以香港街頭風景為主。

時值「黑暴」近尾聲，看到一位外來客，如此用心用色彩描繪我們的城市，自然令我眼前一亮：波光粼粼的維港水影、緩緩前行的電車影像、農曆年的舞獅和燈籠、古色古香的石板街、為生活打拚的市井平民……

而且，她不是用傳統的畫筆，而是用油畫刀，所以，色彩是一抹抹、一塊塊的，立體而有層次感。甚為驚艷，我就走上去跟她閒聊。

原來，這位30歲出頭的白面孔女郎，來自遙遠的海參崴。她說，在俄語中，海參崴是Master of the East(東方主宰)的意思，她從小就知道，海參崴在歷史上曾經屬於中國，自小對中國就有份歸屬感，大學畢業

後，她到處遊歷和遊學，包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她甚至在廣州教小朋友繪畫。

安娜在家鄉學古典藝術，之後到過韓國修讀市場營銷，又在意大利學時裝設計，就在那裏受到以畫刀作畫技法著稱的法國藝術家Christian Jequel的創作風格影響，開始嘗試用這種獨特的油畫工具創作。

來到香港，她覺得似曾相識，因為跟家鄉的海港風景很像：都有海濱和沙灘，都有山丘和橋樑。她感到親切。但時機不巧，時值黑暴橫行，香港被自己的年輕人塗抹得既恐怖，又很不雅觀，不忍目睹。她就拿起油畫刀，繪畫陽光燦爛下的香港。她希望透過這些作品，向人們展示香港的和平與美麗，是一個令人感覺愉悅的地方。

近期俄烏衝突，俄羅斯人在外感覺有壓力，我就想起這位善良而美麗的俄國新生代女畫家。記得她當時說，希望能在香港居住下來，相信她在自己喜愛的城市，不會受到排斥和歧視。



◆安娜在數碼港艾美酒店大堂示範用油畫刀畫畫。 作者供圖



琴台客聚 伍杲杲

春天的腳步愈來愈遠，本果這「為食」的吃貨愈來愈瘋狂。

在朋友圈看到師姐千里煙種了梔子花，趕緊在後面點帖：「梔子花可以炒雞蛋吃呀」。又見另一同學李賢發了家裏初開的茉莉花，我又趕快告訴她：「快把茉莉花摘了泡茶，或者做沙律呀」……

客人走後，拖延了幾天才搞好衛生，出門倒垃圾，住在對面的鄰居漫雲姐喊我去她家園子裏拔青菜吃，進去後發現她的石榴樹下落了許多被雨打掉的花朵，鋪在地上仍是火紅的一層，便如獲至寶地撿了，拿回家洗乾淨，用水泡上，再燒了開水焯熟，撈出來和韭菜一齊炒了。入口，韭菜是照舊的香，石榴花卻有一層淡淡的苦澀，像初次品嚐紅酒時感受的丹寧，但自小就吃慣苦瓜，後來又一直接喝紅酒的吃貨，自是能夠從中品出它別樣的滋味的。

和千師姐說完梔子花，才想起自己家也種了三四株，這幾天正是開得熱鬧的時候，便迫不及待地去摘了十幾朵小開放的花，就着樹枝將花瓣上附着的黑色小蟲劈里啪啦地敲掉，摘去

花蕊，用大碗裝了清水泡起來。花泡好，雞蛋打散炒了盛起，在油鍋裏放薑蒜、紅辣椒以及幾片翠綠的萵苣，再將泡過的梔子花和炒過的雞蛋依次放進鍋裏，爆炒之後加鹽，迅速地起鍋，白的花瓣，紅的辣椒，綠的萵苣，黃的雞蛋，「香、味」還未嘗到，「色」已勾起人滿滿的食慾。吃慣肉食的朋友看到照片感嘆：好看是好看，沒有肉，難免少了食物的靈魂。朋友並不知道，梔子花花瓣厚實，水分不多，炒熟之後口感不遜於肉食者慣吃的動物肉，而它本身的清香能從口腔一直香到人的靈魂深處，那才真是食物的靈魂。

其實梔子花是我小時候常吃的一種食物。如今家裏種的都是重瓣的香氣濃郁的梔子花，小的時候我隨父親住在廣東英德山區，山上全是野生的單瓣梔子花，春末夏初，到處都能看見一片一片的潔白，能聞見一陣一陣的清香，一把一把地將花採了回家，開得好看的用來插瓶，其餘的拿去做菜，或涼拌、或炒雞蛋、或裹了麵粉油炸……能想出來的花樣都被我們吃過。有時候掏回帶蜜的馬蜂窩，用雪白的梔子

花裹着蜂蜜窩裏挖出的乳白的小蜂子，再蘸了蜂蜜生吃，現今想起來很是殘忍，當時的味道，卻真的像是在吃瓊漿玉液一般。

那時春天的山野裏能吃的還有野百合。說來也有些奇特，野百合的花瓣亦是白色的吃來才有味道，無論是焯水涼拌，或是用麵粉油炸，換了其它的顏色，必然沒有白色的吃來清香。此外還有白玉蘭，白玉蘭的花瓣與梔子花類似，肉質更厚，生吃脆嫩，熟吃耐嚼，也有肉類的口感，據說其中含有植物蛋白質和不少的維生素。玉蘭花的顏色也頗多，但論起口感的層次，還是白色居上。

千師姐的梔子花是她的女兒送的，大抵是因為不捨得吃，抑或是為了安慰我，後來回覆：「我可不是在上海呀。」便因為千師姐的話感覺羞愧，上海的疫情依舊緊張，食品也短缺，自己似乎不該如此「奢侈」，還在吃着花草，惦着風月。

然而，若有一日，我們當真沒有了其它的食物，至少還有這些潔淨清香的花草可以果腹呀。